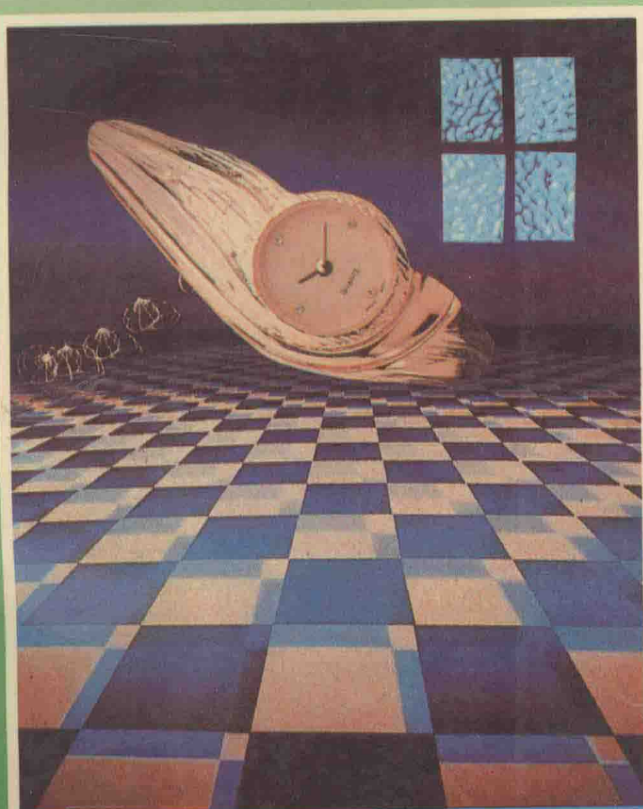


臨窗隨想

LIN CHUANG SUI XIANG

李緒茂 著



海峽文藝出版社

夢30年臺灣（四）

臨窗隨想

李緒茂著

海峽文藝出版社

(闽) 新登字05号

临窗随想

李绪茂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75印张 2插页 203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80534—438—8

I·390

定价: 3.80元

序

郭 风

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省里有一些作者一直谨守本份地、默默地坚持文学业余创作。他们各自在不同部门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奉献，随后利用休息时间，一年、二年以至数十年持续地写出文学作品，在这中间，其实仅仅为作出个人能办得的另一种奉献，别无他求。坦率地说，我个人对于他们的品质，深为感动；对于他们，我常从心中生出尊敬之情，有时甚至自觉惭愧。

李绪茂同志把他若干年来所作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汇集成册，并把书稿送到舍下给我阅读时，我的意念中间出现的就是一位默默地把自己的心智献给本职工作和业余文学创作的真挚的老实人的形象。我不得不再说一句话，他令我肃然起敬，虽然，从年龄说，他是我的“后辈”。

绪茂所学的专业是水产。由于他在学期间，就时常为一些报纸及其副刊写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所以他出校门以后，就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一直到现在。新闻记者的工作，可能给他创造一个得以广泛地接近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良好条件。他进报社工作以后，不到四年（1963

(001)	新诗诗风	
(001)	南唐春色	
(011)	商山品静	
(011)	五言诗卷	
(011)	喜	
(011)	山歌	
(011)	县立	
序	郭风	(1)
(011)	诗卷	
肖顺和他的老伴		(1)
女儿的对象		(6)
勇气		(10)
普通女工		(23)
大康进城记		(32)
妻子		(39)
老徒弟和小师傅		(50)
绝路逢生		(58)
他就是这个脾气		(69)
新来的队长		(77)
老相识		(80)
师徒俩		(83)
刘厂长的教训		(85)
野菊花开金灿灿		(87)
素兰		(94)

橡树的风姿·····	(100)
南街春色·····	(106)
高高的钻塔·····	(112)
正是百花香飘时·····	(119)
喜讯·····	(126)
心底的照片·····	(131)
晨之声·····	(135)
古榕树下·····	(139)
街头散记·····	(143)
他把光给了别人·····	(146)
清晨的铃声·····	(149)
故乡小记·····	(151)
笑咪咪的豆腐嫂·····	(157)
闪光的矿石·····	(159)
春到齐安村·····	(166)
挂机船上·····	(169)
起点 33·····	(173)
临窗随想·····	(175)
不能忘却的往事·····	(178)
花师傅·····	(181)
庐山纪行·····	(183)
郑成功的水师·····	(186)
活着·····	(192)
“同行”·····	(210)

清洁女工·····	(213)
珠珠的悲欢·····	(216)
希望之光·····	(227)
“后台老板”·····	(230)
富屯溪畔的赞歌·····	(236)
变换工种之后·····	(242)
他，只有20岁·····	(248)
倔强的人·····	(253)
合同纠纷始末·····	(256)
“老呆板”朱祥坦·····	(259)
三个回合·····	(264)
走，和作家对话去·····	(268)
国炳的转变·····	(271)
班长·····	(276)
姜标司·····	(280)
机器医生·····	(284)
满月的喜剧·····	(288)
胡令·····	(291)
瞧这些年轻人·····	(295)
议论风生在车厢·····	(301)
特别医生·····	(303)
 后 记·····	 (305)

肖顺和他的老伴

肖顺老汉今儿又受到老伴的一阵抢白，心里很不痛快。幸好在他宰相肚里好撑船，气量大，不一会儿气也就消了。

肖师傅年初退休在家。说真的，要不是老伴迫着，他还不肯退休呢。按照老伴的想法，肖师傅有一副好手艺，领了八折的退休金，再去乡办工厂当个技术顾问，少说每月还有五六十块收入，加起来就是百把元了。那知老头脾气犟，退休了，却不当顾问，吃饱饭还是往厂里跑。他对老伴说：“我闲不着，去工厂走走。”其实，他哪里是去走走，一到车间就带着学徒干这干那，听说还革新了一台什么机床哩。老伴问他：“工资怎么算？”他眼睛一瞪，像个铜铃，却不搭理。以后老伴问的次数多了，他这才懒懒地答道：“发工资你看吧。”可是月半发工资时，老伴左数右数，只有四十八元七角，八折的工资。她感到退休失算，恨了老头好几天。

立夏后不久，在外地工作的儿媳妇到上海学习，要一年以上时间。儿子无奈，只好把两个小孩寄居在老父母这里。十多平方的一间平房，又是西照，住着老俩口已经够呛的了。现在人口忽然激增一倍，况且是盛夏季节，热不透风，两个孙儿满身长了痱子，老伴急得红了眼。唉，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天，她试探着问：“老头子，两个小孙快闷出病来啦，你就不急么？我看……能不能弄到一台电风扇……”

“咦，哪里去弄电风扇？一台百多元，手头紧，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头苦笑着。

“借，向厂里借，每个车间都有，借出一台不行么？”老伴紧追一步。

“亏你说得出口。工人们战高温夺高产，他们多么需要电风扇啊，这一万个不成。”肖师傅斩钉截铁，不看老伴一眼。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二天，厂工会福利委员老张来肖顺家，要和他商量一桩事。恰巧他上街给孙子买痱子粉还没回来。肖顺老伴见老张脸带喜色，猜出十有八九是好事，便说：“老张，老头不在，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吧。”

老张犹豫了一下，嘿嘿地笑着说：“也好。是这样，厂领导考虑到天热，为了关心职工生活，从外地购进一批电风扇零配件，准备请肖师傅去帮忙装，装好后每人分一台，肖师傅虽然退了休，也免费分给一台。”

肖顺老伴当下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一迭声说：“老张你放心，我保证把他撵去就是了，干上十天半月也没啥。”

这回肖师傅没有二话，他去厂里装电风扇了。老伴想，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厂里白送一台，谁不满意？于是，她对老头的态度明显软和多了，而且怕他身体累着，还时不时煮点可口的点心送到车间，顺便也瞧瞧那些电风扇是啥样子的。不瞧则已，一看还是时髦的落地式的，她实实在

在地乐了好多天，就盼着老头和车间工人装快点，早一时分到家。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经过肖师傅他们十多天的艰苦奋斗，一百多台落地式电扇业已装配完毕。肖师傅像一位有经验的大夫，这里摸摸，那里听听，一台台检查、调试，看看没什么问题了，这才慢悠悠地走回家。

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肖顺这时一定轻轻松松，痛痛快快，甚至边走边哼着闽南小调，其实不然。他毕竟有些古怪，给厂里装好一批“福利电扇”，自己一台唾手可得，老伴如愿以偿，他怎么反而眼神黯然失色，耷拉着脑袋，像是心事重重，又像是刚刚生过一场病。是啊，他也确实太疲惫了。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肖顺老伴可是和老头子截然不同，她那个高兴劲，只要瞧瞧她的脸色和动作，就一目了然。因此当肖顺进门时，不偏不斜，正好撞在她的怀里。

老伴呵呵大笑：“你看你，准是累坏了，头也不抬一抬。”

肖顺瞥了她一眼，苦笑着，没有说话。

老伴不分青红皂白，把老头按在墙脚一张椅子上坐下，喜滋滋地说：“别动，我给你开电扇，让你享享福。”

肖顺一听，像压紧了的弹簧一下蹦起身来，定定地看着老伴，急问：“哪来的电扇？”

“哟，你是怎么啦？老张送来的嘛，说是全部装好了，先给咱一台，明天再分到全厂干部、工人哩。”老伴一时傻了眼，不知这个古板的老头想要干什么。

谁知，老头坐了下来，又不说话了。他看一眼这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搭了两个大床铺，还有饭桌、书桌、衣橱什么的，委实太挤了。这时炙热的阳光正洒在屋内，两个小孙在杌玩着什么，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痱子好像越生越稠密……是啊，这间屋子多么需要一台电风扇哪，要不然两个小孙当真要闷出病来。可是，他摇了摇头。不行，这是公家的，是国家的财产呀！一路上他估算了一下，全厂一百二十三台，每台成本费一百五十元，共计一万八千四百多元。每个干部、工人得了“实惠”，国家却要少了一笔收入。这是慷国家之慨，一个共产党员、退休工人能这么干么？

“退！”肖顺对着老伴，只说了一个字，却是像掷铅球一样重。

“你疯啦？凭什么要退？”说实在的，老伴也并非那种觊觎爱物之辈，但她觉得这台电风扇来得清清白白，况且实在需要，于是毫不让步，两手叉腰，迫视着老头，几乎要跳起来，不“我们一不偷，二不抢，电扇是你辛辛苦苦装的，厂里分配的，名正言顺。俗话说，身上无邪，鬼避三舍。你怕什么？”

肖顺又一次站了起来，正想发火，却忍住了。老伴的抢白他不高兴，甚至有些厌恶，但能怪她么？她没有文化，从小受苦，又是个家庭妇女，怎么能要求她那个觉悟。于是他反而冷静下来，对老伴说：“这是国家的产品，每人分一台，这样做是犯法的，我们不能干。”

“那你为什么还去装电扇呢？”老伴也略显平静了一些。

肖顺说：“我是想，材料、零件既然买来了，不装浪费，装起来是国家的产物，只要我们坚持不分，领导也不敢分，可以出售，这近二万元的财产就保住了。”

老伴觉得他的话无可指摘，而且再说也无济于事，就不吭气了。老头马上借了一辆车子，顾不得疲劳和肚饿，把那台崭新的落地电扇送回厂里。这事，一时轰动了全厂。自然，有骂他的，也有摇头的，但不少人还是支持他，赞扬他。

厂领导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加上肖师傅带头不分，就不敢贸然从事，决定暂时放进仓库，待后处理。

事隔半月，大家看到报纸登出了对类似情况的批评文章，厂里的干部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说：“要不是肖师傅退回电扇，我们也要挨批罗。”

（1981年11月）胡英表

女儿的对象

太阳刚刚出山，晨光撒满一地，秀英吃过早饭，披了一条花布头巾，扛上锄头出了门，转回头来欲言又止地对妈妈说：“妈，今天午间有客人来，你……。”

王大妈是个好客的人，但看女儿说话眼里含笑，吞吞吐吐，不由心里犯疑，便问道：“是什么客？男的还是女的？”

秀英脸色一红，说：“妈，男的女的，还不一样是客？”大妈一见女儿忸怩起来，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忙着追问：

“你倒说清楚是谁，我也好替你招待呀！”可是女儿已经转过身，燕子似的头也不回地飞了。

王大妈今年五十多岁，自从解放前一年，丈夫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一去没回，就守着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如今生活一天好似一天，更把秀英看作掌上明珠，什么事她都要替女儿操一份心，特别是选女婿的事，更是一直搁在心上。可不是，秀英今年二十一了，还没有找到个对象，怎么不叫老人焦急呢？为了这件事，大妈不知道给秀英说过多少遍，可女儿却当作耳边风，一点不放在心上。今年春，大伙都说秀英办事认真，又会关心集体、关心别人，硬要选她当生产队

长，王大妈可不答应。她对女儿说：“一个姑娘家，自己的事都料理不好，还能当什么队长！”秀英知道，在妈面前，撒撒娇，说句软话，妈就什么都能答应。于是，便笑着说：“妈呀，人家选我，就让我试试吧！我们队里二十多户，队长总要有个人当！”王大妈又一想，觉得让女儿当个干部，见见世面，多和人们接触接触，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好女婿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谁知道秀英当了队长后，什么积肥、选种、除虫……还有东家二婶子生病，村头细佛嫂生孩子……一句话，队里集体的事，社员家里的事，件件都操到了心。就说前几天吧，王大妈煮好早饭，见秀英还没来洗脸，以为她还睡着呢。谁知到她房里一看，被子叠得好好的，哪还有个影子？后来，大妈发现锄头和扁斗都不在，心想，一定是女儿怕白天影响队里生产，趁清早有空去灌自留地的水，便想去给女儿帮忙。没想到她还没走到自家的自留地，就远远望见秀英浸在水渠里给人家的番薯园戽水。王大妈想：奇怪呀，这明明是虎叔的自留地嘛，难道秀英记错了？便三脚两步跑上前去，疑惑地望着女儿说：“孩子，我们的自留地在那边啊！”秀英见是妈妈，忙笑着说：“妈，我还没告诉你，虎叔这几天病了，虎婶又是煎药，又是煮饭，又是带孩子，忙不过来，他家自留地的番薯畦都被太阳晒裂了，我先替他灌灌水，等明早再灌我们的。”你想，秀英就是这样，什么都替人家操心，哪还有闲功夫想自己的事？王大妈不由心里生闷气，后来，到底按捺不住了，便责备女儿说：“你这个队长当的真不坏，怪不得人家要选你。可是，你这么大了，也该替自己……”

现在，大妈听秀英的口气，似乎今天来的客人就是她挑的对象，高兴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了。女儿就差一点，没说出到底是谁，却叫大妈费起神来。是那个胖敦敦的小伙子么？不对，这小伙子倒不错，就是整天打打闹闹，是个调皮鬼，秀英不会看中他。是那个白净脸庞，说话斯斯文文的团支书吧？也不是，听说人家已经有了对象。那么，还有谁呢？大妈不由埋怨起女儿来，真是女大不由娘，连个实话也不说。

埋怨归埋怨，王大妈还是替女儿的客人准备起来，总要炒几个鸭蛋，一盘花生米，煮碗米粉，像个待客的样子。她正在灶边忙着，猛然听到门口有脚步声，以为是客人来了，迎出去一看，原来是同居的大伯牵羊进院来。过了一会，她又听到有人敲打后门，心想这一定是来了，忙去开门，却是刚从田里回来的秀兰，笑嘻嘻地说：“大妈，秀英姐有事，说要迟些时候回来。”大妈想向秀兰打听打听女儿的对象是谁，秀兰说声“不知道”就跑了，真是——群鬼丫头。

一直到太阳过午，大妈不知在门前望了多少次，菜饭都凉了，还不见人影。大妈生了气，索性不去望了，这才见秀英一个人满手油腻进了家门，没等秀英开口，大妈就没好气地说：“死丫头，你的客人呢？”秀英打水洗了手，又端了一盆干净的放在门口，才笑着说：“妈，早上队里的抽水机突然坏了，我们忙着修抽水机，幸好社里农具厂的泽明来了，刚刚帮我们把机器修好，连午饭也误了，我就叫泽明来家吃饭。”

王大妈一听，这丫头只顾公事，又把私事给忘了。没等秀英说完，便说：“那你的客人到底来不来？”

“来，来，一定来！”秀英说完只是笑。

大妈把饭菜重新蒸热端到桌上，农具厂的泽明就来了。见了她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大妈，就在门口洗了手。秀英也不等她那没到的“客人”，便叫泽明到桌上吃饭。大妈闷声不响地坐在一边看着，只听秀英对泽明说：“你今天来得正好，给我帮了大忙，不然，今天就不用想抽水了。”泽明说：“没什么，碰上了当然要帮忙。”秀英又说：“我还有件事想请教你，能不能把检修机器的技术也教给我们。要是我们自己会检修，一来能为队里节省修理费，二来也不会耽搁生产。你说好不好？”“好啊，回头我给你捎几本有关的技术书来，有空就来教你们！”……

饭菜都快吃完了，大妈只听秀英老说什么抽水机，半句不提她的“客人”，终于憋不住了，觉得有必要出来“干涉”一下，于是她干咳了一声，大声地说：“秀英呀，你还有客人呢？”秀英捧着碗笑了一阵，才用筷子指着泽明说：“妈，他不就是客人，你看这个客人好不好？”泽明被秀英一指，脸也刷地红了，只是不好意思地对着大妈笑。大妈望着这对年轻人也笑了，一边骂秀英“死丫头”，一边心里埋怨自己真是老糊涂了，女儿的“对象”上了门，自己还没看出来。泽明在公社农具厂，不是经常上队里来修理机器、送农具的吗？人老实，服务态度又好，社员们夸他，女儿也还常和他搭嘴，倒是女儿眼光好，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挑他作未来的女婿呢？

（选自《人民文学》1962年11月）